春節演唱材料

拖拉机開來的一天

藝曲

北京宝文堂書店

716-1
654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一篇山东快書、一篇快板、一篇鼓詞。『拖拉机開來的一天』（山东快書）寫刘家集的農民看拖拉机表演的故事。他們親眼看到拖拉机犁地犁得又細又深，一個鐘头能耕十四、五畝，三十头黃牛也抵不上它，他們这時才明白了要提高產量只有使用拖拉机，要使用拖拉机只有參加合作社，把土地連成一片的道理。『荒地變成聚宝盆』（快板）寫一個合作社社員爲了增產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就克服了种种困难，開墾了二十五垧荒地，种上水稻，獲得了大丰收的故事。『貧農办社』（鼓詞）是寫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三戶貧農堅持办社的故事。作品通过眞人眞事，具体地把这三戶貧農堅持办社的經过，作了較詳細地描寫。說明了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人民的方向。

群 館 演 唱 材 料
曲 藝
拖拉机開來的一天
蔡連元 等 著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營業部东打磨廠158号 電話 (7)2887
電報掛号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号
*
總書号0269(曲字0073)787×1092 1/32 印張 19/16 13,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册 定價一角

目錄

拖拉机開上的一天（山东快書）……蔡連元（一）

貧農办社（鼓詞）……苏　成（六）

荒地變成一盆（快板）……禾　日（一四）

拖拉机開來的一天

（山东快書）

蔡連元

这一日，早晨的星光漸漸稀，
有一个故事出在刘家集，
天沒亮，鏘鼓打的震天响，
天空中飄揚着紅紅綠綠的幾面旗。
有的跳來有的跑，
也有落在後面的乾着急。
也有男來也有女，
高高矮矮大大小小老老少少記不齊。
只听得你一言來他一語，
快走！
赶緊到南莊去看拖拉机。
衆人們，里里拉拉來到了莊南大路口，
遠看哪，真是人山人海挨肩蹭背像赶集。
有的說：「拖拉机怎麼还不到？」
有的說：「真叫我們等得急！」

这時候，忽听有人高声喊：
「听，正南什麼东西嗚嗚叫得急！
注意啦，拖拉机來了可不要往上擠，
叫机器碰着可了不的！」
衆人們听罷抬头仔細看，
說話的原來是農会主任李玉璽。
說着，又听汽笛「嗚嗚」的叫，
南大路跑來了一座靈活的大机器！
現看它前头好像汽車模樣，
就是身子太稀奇；
車輪上边还帶鍊子，
後面拖着五鏵犁。
人們一个个吆喝着往前跑，
一條声都喊拖拉机！
拖拉机！拖拉机！
拖拉机好像对着衆人要講話，
一停停在大路西；

只見它嘴裏不住的喘粗氣，
惹的大夥笑嘻嘻，
這時候，老大伯大娘也赶到，
都順着人空兒往裏擠。
大家夥都睜着眼睛往机器上看，
喝！
只見玻璃門一開呀！
机器上下來一位女司机：
只見中流的身材可挺健壯，
年紀不过二十一。
紅撲撲的圓臉常帶笑，
漆黑的头髮剪得短短的；
兩个眼睛明又亮，
顯得聰明又伶俐！
有些人看到这裏才認識，
这个說：「喝，我当是誰，这不是咱刘家集的孫玉芝嗎！」那个講啦：
这就是咱農会主任的未婚妻。
有一些年輕小伙子認的清來看的準，
一蹦多高直叫李主任！
李主任！李玉璽！

「你二人見面為啥不行礼？」
李玉璽紅着脖子往外挪動，
有人擋着他說：「你為啥不看新机器？」
咱不提男男女女指手劃脚地嘻嘻笑，
單提那吱嘍嘍的哨子响的急——
大家不要亂擠，一个村站一行，拖拉机很快就要耕地了。
这時候，王區長帶領着區幹部，
也來欢迎女司机，
互相握手又問好，
區長開言把話提：
「你学習才有一年半，
掌握了技術不容易！」
孫玉芝笑容滿面忙開口：
「党的培养，同志們帮助，光荣不是我个人的。」
她伸手掏出農場的介紹信，
遞在區長他手裏，
王區長看罷信來回头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說声：「李主任这可是你們鄉的好福氣！」

李玉璽不言不語光是笑，

他捧轉話头說別的：

區長啊！時間不早了，快耕地吧！

區長連說：「好，好，好！」

孫玉芝急忙跳上了拖拉机。

試驗場就在路东面，

原是那單屬徐大伯的豆茬地。

拖拉机不住嗚嗚叫，

嗤嗤嗤地犁完了一犁又一犁。

霎時間犁了五畝地，

換上了鈀子鳴汽笛，

老鄉們看那鈀子不是長鈀齒，

活像一些鉄盤子。

犁的深來犁的細，

鈀的平來像刀齊。

犁的深來过八寸，

鈀的寬來，來回準有六尺餘，

茅草根子搜的淨，

老牛木犁怎能和它比！

你也誇來我也講，

都說：「这可是八輩子沒見过的好东西！」

李大伯还沒抽完兩鍋烟，

这塊地就鈀得平平的。

拖拉机拐彎開到地头上，

大夥又把它圍得緊緊的。

王區長这才把話講：

「拖拉机耕地好不好？大家欢喜不欢喜？」

这時候上來人一个，

原來是互助組長苗老七。

他說：「拖拉机耕地这麼好，

叫我們如何不欢喜！

咱們要想使上它，

大家必須組織起來在一起，

互助組改成合作社，

集体農莊也容易。」

大家一听齊鼓掌。

「苗老七說話有道理！」

这時候上來單厲徐大伯，

他擺擺手來拍拍衣，

他說：「只有土地入到合作社，

咱才能使用新机器，

剛才我那五畝地，

机器開動就不便利。」

剛才大家都看見了吧，拖拉机一到地头，

就得这麼一拐，那麼一拐，土地少了，拐

彎抹角真費勁啊！

大夥都說：「看起來單幹太不劃算！

大片土地才能使用拖拉机。」

徐大伯上前來提議，

他說：「咱們欢迎女司机，

欢迎她再費些氣力，

給我們講講新机器。」

他这一說不要緊，

你听吧，掌声噼啪啪像夏天的暴風雨。

孫玉芝走下車來忙開口：

「各位伯伯叔叔听我說仔細：

这部拖拉机是咱們中國的新出品，

三十头黃牛也不能和它比。

一點鐘能耕十四五畝，

一天能耕一百一，

也能耕來也能鈀，

活忙時啊，夜裏它也不用去休息。

別的我不往下講，

讓我來講講咱們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

席，

他給咱們指出了總路綫，

叫咱們，順着这條道路向前去。

他号召，工人大哥多生產，

多給咱生產拖拉机；

他叫咱農民把粮食多增產，

保証全國人民有飯吃，

棉、麻、大豆都是工業原料，

也靠咱農民來供給。

还囑咐咱，工人農民团結好，

才能走到社会主義。」

孫玉芝講到这裏看看手上的錶，

正正是四點多鐘日头偏西，
她說道：「各位伯伯叔叔，天不早我
要回去啦，
離咱農場还有二十里。」
她說到这裏回头看：
「區長啊，我想告辞就回去。」
區長說：「好吧，俺們多謝你这來表
演的女司机！」
孫玉芝跨進机車往前走，
有些人跟在後头还直摸那五鏵犁，
有些人走了幾步站住脚，
好像是捨不得離開这个新东西。
老鄉們一头走來一头講，
指手劃脚笑嘻嘻！
这个說：「咱們刘家集若是有一
架，」
那个說：「全莊也用不着牛拉犁。」
这个說：「拖拉机帶給咱們社会主
義，」
那个說：「苏联的集体農莊我看过
的，
我雖說沒到苏联去，
電影上的事情是真的。」
你一言來我一語，
都是誇讚拖拉机。
我不講衆人閒談回家去，
轉回头再把玉芝提一提。
这時候，只有玉芝的婆婆她沒走，
还有些幹部和玉璽，
孫玉芝一欠身子說了話：
「區長啊，現在我馬上就回去。
媽媽，你老也回去吧！」
順手赶忙就拉鼻。（插白）咪，咪！
李玉璽看到这裏往前走：
「你慢點走來我送你。」
孫玉芝說声：「你上來吧！」
李玉璽彎腰坐上了皮椅子。
他未從說話面帶笑，
一肚子話兒不知從哪兒提：
「这一年多你可真辛苦！

一直在努力鑽研、努力学習！」
孫玉芝把嘴一抿微微笑，
扭过头來叫：「玉璽，
听人說，你的学習比我好，
比我的工作更積極。」
她說着，就開動机器慢慢走，
偷眼又看李玉璽，
只見他，大大的眼睛黑又亮，
兩道眉毛濃濃的，
她越看玉璽越可愛，
玉璽看她更是可心意。
他二人你思前來她想後，
越想今天的日子越幸福，
以後的生活更美好，
想到这裏呀，

貧農办社（鼓詞）

苏成

六月天的晌午太陽熱花花，
坐着不動汗珠子也滴噠，
玉璽他一句話兒警着要向外提，
玉璽說：「咱們多会才行結婚礼？」
孫玉芝用眼一看他又笑嘻嘻：
「我們三个月後就結業，
啥時結婚我再告訴你，
只要你的進步快，
那時我就更愛你！」
李玉璽不言不語光是笑，
好像有多少言語不能提。
孫玉芝还想繼續把話講，
回头看，机器離莊有三里，
你看她，手搬銃輪忙站住，
李玉璽这才跳下拖拉机，
二人握罷手來說：「再見！」
我也得回到後台去休息。

知了兒在柳樹上吱喇喇地叫，
歇晌的在樹底下喝着釅茶。
又只見從东面來了三个莊稼漢，
鋤头、耙子在手裏头拿，
別人歇晌他們去下地，
歇晌的一見就開了話匣。
这个說：「王玉坤小伙子真有种，
小其，小龐他俩也不差，
三戶堅持办小社，
風吹雨打動撼不了他。」
那个說：「得了吧，得了吧，
要我看，这叫做鑽牛犄角的傻哥仨，
三戶的「大」社威風夠多大，
四十多畝地分散得稀稀拉拉，
除去了七个半的勞動力，
你說他們还有个啥？
莫非你也想跟他們混，
要不然為啥一个勁兒地誇？」
这个人一听赶緊發了話：
「別看我說是說來誇是誇，
小六九我也会打一打，
嘿！我可不能戴上这口枷！
我看这傻哥仨好有一比，
好比那，秋後的螞蚱——
能有幾天跳跳搭搭！」
大家听了哈哈笑，
一陣小風兒直往來人的耳朵裏鑽。
这哥仨經得起这些風涼話，
依然是笑笑嘻嘻地大步往前踏。
打了个招呼來到了玉米地，
放下了鋤头、耙子把小褂兒扒。
玉坤說：「小其，小龐你們听見嗎？
鄉親們都巴望着咱們散伙哪——
咱們可更得像一家。」
小其，小龐顧不得來答話，
呸！手裏來口唾沫，
低头用力就把地耙。
玉坤心說：「真是个好樣的！
这才是三个心眼在一个根上紮！」
十幾畝玉米地連鋤帶耪，

除去了雜草露出了黃泥巴。
牛羊回家，太陽西下，
人影兒落在地下長長的有一丈八。
哥兒仨轉移陣地到莊兒西北角，
穀子地裏去捉螞蚱；
「六六六」葯粉挨着棵兒撒，
直到那三星兒出來才各自回家。

这就是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貧農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三戶堅持办下去的小型農業生產合作社克服困难積極生產的一段。誰都知道，農業生產合作社有大型的，有中型的，也有小型的；可是像这樣三戶貧農組成的小社，过去咱沒听說过，大概你也未必听說过，說起來，可真不簡單！要說，还得從头說起。正是：

三个臭皮匠，抵个諸葛亮；
三戶貧農办小社，五億農民好方向！

常言道：三人一條心，
黃土也会變成金。
三戶貧農办小社，
堅持奮鬥不灰心；
三戶小社誰領導？
共產党員王玉坤。
舊社会王玉坤吃尽了苦，
解放後王玉坤翻了身。
土改時光榮地入了党，
毛主席說的話他永遠記在心。
土改後分來了十多畝地，
搞生產比起誰來都辛勤。
可惜是牲口缺乏農具少，
个体生產，用尽了力氣也少收成，
到春天青黃不接就沒法周轉，
全家老小好担心！
这時候忽然傳來喜信，
總路綫的光輝照耀在農村。
王玉坤一听好高兴，
毛主席啊！
你真是咱的大救星！
咱農民要想擺脫窮困，
必須走这條道路才有光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他越思越想越有勁，第二天起了个大五更。找到了小其和小龐，把道理說与二人听。喜得二人一个勁兒地抿着嘴兒笑，玉坤說：「咱們应当帶動全村。」打这起，他們东家出來西家進，踢破了人家的門坎，尽到了自己的心。

貧農們誰不願意日子过得好，这一來南王莊的農業合作化就紮下了根。

当時，南王莊很快地建成了兩个中社和六个小社。玉坤、小其、小龐入社後，起早晚睡地，用尽了一切办法要想把社办好；可是，他們那个社的社長王文章是个上中農，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就知道替富裕農民打算盤。比方說，他叫貧農和下中農社員帶着牲口入社，可是他自己和別的富裕農民却把騾子留在家裏；这还不算，他又叫帶牲口入社的社員們把所有餵牲口的草都交到社裏來，可是，沒交騾子的富裕農民却少送三成草留在家裏餵牲口，这个章程一訂出來，貧農們的意見可大了！

这一天王玉坤提出質問：

「社長！

你們訂的这章程是啥精神？」

王文章裝傻充愣說：「怎麼講？」

玉坤說：「只為你办事不公平！

富裕戶的騾子為啥不入社？

你得把道理講个清。」

王文章一听話头硬，

回家去就把騾子賣給別人。

賣完了騾子加緊催送草，

王玉坤一見又把理爭：

「社長！

飼草分配的不公允，

貧農戶太重了，富裕戶又太輕！

你处处替富裕農民打算，

為啥不替咱貧農操一操心？

王文章說：「同志！这叫做『互助友愛』难道你不懂？」

玉坤說：「这个道理我看得清，貧農們拿草要講友愛，貧農們缺粮，富裕戶連哼也不哼！这樣的互助是什麼互助？这樣的友愛我們不答应！我看你不打算走合作化，分明是資本主義思想矇了你的心！」

問得那王文章紅一陣來白一陣，心中暗恨王玉坤：「你們貧農有啥了不起，早晚我和你們把家分。」

富裕戶大半是為了找便宜，这一來越發地起下退社的心，到处吹風放空氣，說短道長胡亂云。有的說：「这个社不能办下去，再要办把清水也闹渾。」有的講：「人心不齊，大社难整，倒不如分幾个小社省得劳神。」

上級听到这些反映，当然要把事情搞清。調派了工作組前來整頓，來了个官僚主義黑白不分。貧農們在社裏的地位，他們不問，党支部的作風怎麼樣？他們漠不關心。

听來的鬼話当成了正確輿論，一致通过：「可以把社分！」

不調查，不研究，听從了富裕農民的意見，工作組的幹部就做出了这麼个錯誤的決定，这个中型社，一共有七个隊，这一來就分成了七个小社。玉坤、小其、小龐这个社一共有六戶，除去他們三戶之外，还有王振槐、王振福、王洛合都是中農或上中農。富裕農民們过去直嚷嚷：「劃小社吧！劃小了就能办了！」其实呢，他們並不是真心办小社，他們打的算盤是「大社化小，小社化了。」所以，王玉坤領導

这个六戶小社，并不是順順溜溜地办下去，問題跟着就來了！

王振槐有四畝八分地，种上了參子，參穗足有七寸長。收成好原本是大家的力量，王振槐他却在暗地喊窮枉：「社裏六戶地只有我的好，到現在眼看着別人要沾光，跟着貧農办社多不上算，哪如自己單幹強！」

王振槐心裏起下了壞思想，找那兩戶中農去商量：「咱們一回吃虧，不能兩回再上当，你們听我打个比方：咱們是三隻老鷹有大翅膀兒，愛往哪兒飛翔就往哪兒飛翔；那三戶貧農也好有一比，好比是三隻瘦雞，毛兒还不長；看他們只能夠撲撲騰騰在地上，遇見了風吹雨打害怕又着忙。有他們拖累，咱們全都受影响，依我看急不如快參秋之後就退堂。」

三言五語意見一致，个个利益滿肚腸。

王玉坤听說此事，向他們把政策講，劝他們別退社放大了眼光，他們說：「雖然你講的滿有理，可是，我們呀——現在先不走这條路，看看再說也無妨。」

王玉坤一听难以往下講，召集了小其、小龐開会商量，玉坤說：「目前雖然有了困难，可是我，相信党，依靠党，越碰見困难我的意志越堅强！」

小其說：「我除了参加社，沒有別的方向。」

小龐說：「他們走他們的咱們永遠是一个心腸！」

兩條不同的道路，走不到一塊兒啦，王玉

坤心裏明白，退社的人們早晚还要走回头路的。所以他在送这三戶中農離社的時候，笑嘻嘻地对他們說：「今天咱們不过是暫時分手，保險將來还有掛鈎的日子，啥時候想通了，欢迎你們再回头。」他們把退社的三个人送走之後，滿心想这三戶貧農可以順利地办社了，哪知道整社工作組又找他們來啦。工作組的幹部說：「你們这麼幾戶，办不成社了，批准你們办个互助組吧！」

一盆凉水落在头，

这三戶貧農發了愁。

小社应当往大社走，

哪有越走越回头！

他們到底还是把主意想就，

叫「社」叫「組」憑你們自由。

咱們还是草料分攤，牲口公有，

三人同心把生產細追究。

總共土地四十畝，

还有一头老黃牛。

除此以外一無所有，

雖然有困难决不低头。

一定要繼續办下去，

憑着啥？

憑着毛主席領着咱們往前走，

憑着咱这三條身子一头牛！

三條身子一头牛，再加上一顆堅决走社会主義的心。就这樣，这三戶小社就保存下來了！

三戶貧農堅持着幹下去，

这个消息反映到毛主席。

毛主席对他們大加獎勵，

指示了党組織帮助他們解决問題。

縣政府澈底地進行了解，

貸給他們二百多元先救急。

他們買了一輛大車，还添了農具，

又把那老黃牛換了一头年輕的。

三个人說不出多麼欢喜，

都說道：「咱应当把更大的决心告訴毛主席，

大秋的活兒幹的多麼帶勁兒：
刨的刨，打的打，
割的割，拉的拉，
把九千九百斤原粮收到社裏去，
七个半的勞動力，幹的可是乾淨、利落、齊。

去年每畝地打粮一百幾，
今年每畝地打粮二百一。
雖然說这个數字还不夠理想，
比起了單幹戶的收成可就有富餘。
甚麼事擱不住比，这一比，可就看出合作化的優越性來了！

退了社的王洛合後了悔，
罵自己当初退社是沙子把眼睛迷！
夏鋤時，他自己犯了腰疼病，
哼哼哎喲，簡直不能把炕離。
家裏只有自己一个勞動力，
眼看着野草兒長高，苗兒低。
到秋來，棉花地裏棉秧兒矮又細，
棉花桃兒不裂口兒，看着都慘悽悽。

每畝地打了原粮一百五，
比社裏差上了三分之一。
这一天他跑到王坤的家裏去，
見了面吞吞吐吐不敢提。
王坤一見摸到了他的「底」，
笑嘻嘻地說：「只要你决心回來，咱們还是欢迎的！」

王洛合拉着王坤的大手掌，半天沒說話，
臉上有點發熱，眼睛有點濕不唧。
小其說：「人的覺悟有早晚，同志啊！
十个手指头哪兒能一般兒齊？」

小龐說：「过去的事兒咱不再講，來，坐下！咱們研究研究怎麼發展社，報答毛主席！」

沒有幾天，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傳到南王莊。莊裏馬上傳達了这个報告，群衆的入社熱情像開了鍋一樣，大家全說：毛主席提到王玉坤三人的

小社，字字全說透了農民心坎兒裏头的話！退了社的王振福、王振槐見王洛合回了社，他倆也找王玉坤，批評了自己的錯誤，也回了社。这一下，三百多戶的南王莊整个捲進合作化的高潮裏來！

南王莊幾天來倒海翻江，農民的心裏头都覺得亮堂堂，大家見面先不把別的講，三戶小社的問題是第一樁。

「嘿！別瞧他們缺这樣來少那樣，他們可不缺少社会主義的思想！」「別瞧他們的土地像一鋪炕，可是他們走的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

從此後，沒入社的找鄉長，在社的鬧擴社，人人喜洋洋！党支部把入社和報名的戶数算了算賬。

一共二百八十多戶，佔全村百分之九十強，

支部决定把这些戶兒合併成一个大社，

社的新名字就叫「南王莊」。

毛主席指出了五億農民的方向，三戶小社的例子就是咱活生生的榜樣！

荒地變成聚宝盆

（快板）

禾 田

甲——生產社主任
乙——農民

甲：未開言，喜洋洋，

今年的莊稼实在強，
金黃的稻穗發亮光，
棵棵都有半尺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